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一月。丙戌。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眾。請分別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是以康熙年間曾經准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若不持平辦理。殊不足以昭公允。著照所請。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係安分守己。謹飭自愛。則同係中國赤子。自應與不習教者一體撫字。不必因習教而有所刻求。儻或倚恃教民。不守本分。干預別項公私事務。或至作奸犯科。霸地抗租。

欺侮良民。則不獨為中國之莠民。亦即係伊教中之敗類。斷難
寬貸。必應照例治罪。決不能因習教而少從寬假。各該地方官
務當事事公平。分別辦理。以示撫綏善良之至意。
丁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
奏。奴才等接准總理各國衙門文行。與俄國分界。緩俟明年
四月十三日再辦。當曉諭該國派來柯米雜爾二員。令其
先行回國。恭摺奏
聞在案。旬日以來。奴才等悉心商酌。細覈該國原定條約。復思該柯
米雜爾於七月間與奴才等會見言詞。種種欺矇。殊多譎詐。
始則不待查界覈圖。即欲議定。繼又請奴才等先行文我境

守卡官兵。聽其在境內運料鳩工。外託和好。內肆侵貪。覬覦多端。窺伺已久。意在急速商定。易行其詐。若不徧查確勘。猝難與之會議。擬請將前定會議日期再與展緩。俾得分派添派委員。各按本境周查。並請頒舊圖校對覈定。繪具圖說。存俟改期會議。以憑與之理論。或不致受其欺混。再該國原定條約。有指明我國境內。並有指明中華卡內者。關係過重。不能遽與分界。謹擬事宜五條。開單請

飭總理衙門覈議。以使遵辦。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單併發。

庚寅。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

黑龍江城與俄羅斯一江相隔。自上年新定和約以來。奕
等隨時嚴飭該署副都統愛紳泰。凡涉邊界事宜。均須遵
照條約。妥切籌辦。並加意密防。毋稍疏懈。節經劄飭在案。
茲據該署副都統先後報稱。本年俄夷往來船隻。並沿江
夷屯居戶。俱各安靜無事。惟巡查邊界。擬請改照新定界
址以符條約。並請將續添防夷卡倫十三處內。查其無關
要隘者。酌量抽撤七處。以節兵力等因呈報前來。奕等溯
查乾隆三十年奏定章程。每年派黑龍江城官兵前往格
爾畢齊河口巡查邊界一次。又每屆三年。赴格爾畢齊河
源至興安嶺梁巡查一次。惟上年新定和約內載此後兩

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頼爾古訥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等語。今黑龍江城巡查官兵。如仍照往年查至格爾畢齊河源並興安嶺渠等處。即深入俄夷地界。與新定和約不符。恐該夷藉口另生枝節。殊有關礙。是以本年巡查邊界官兵。弁等擬令改赴額爾古訥河口巡查。並飭將巡查江左河道一差裁撤。其布特哈處官兵。向應查至精奇里西勒木迪牛曼等三處河道。該處為捕打貂皮地方。仍飭遵照舊章巡查。以符現定條約。至該署副都統擬請抽撤卡倫七處。查自咸豐四年俄夷人船下駛。陸續添設卡倫十三處。原為防夷起見。額外加

增。今既分定界址。是情照常安靜。自應酌量抽撤。以省餉

銀而紓兵力。奴才等悉心酌議。擬照所請。將大黑河屯。敦吉

林。四家子。喀路山。胡勒圖爾布托木口子。格爾欽等七處

卡倫。一併抽撤。其餘要隘各卡。仍著嚴加巡防。毋稍疏懈。

御批。知道了。

庚戌。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阿爾塔什達奏。本年九月

初六日。據兩盟沙畢住班官員等呈報。有俄羅斯布里雅

特奈丹同行二人。前往圖什業圖汗盟公達什多爾濟旗

下。採買蓋房木料。奴才色克通額遂派部院筆帖式塔克什

布。蒙古官巴圖鄂格勒等。前往該領事官處。將採買木料。

建益公所。雖非貿易。不可私行。務須報明等情。飭知該領
事官百巴賴訟並未見面。祇令通事雅枯布言稱和約內
俄羅斯國人。在你國各處俱可任意行走。七八日內。我們
商人還往各旗去作買賣。遂復令庫倫管理商民事務章
京和崑等前往曉諭。我們各旗。並非通商之區。且和約未
載。不可前去。通事雅枯布言稱。你等不必攔阻。我們俄國
商人。定照和約第五條內。前往各旗去作買賣。聲色克通
額遂將俄商往各旗貿易。與和約不符之處。曉諭兩盟往
班官升任案。旋於十月初三日。該官員齊桑等呈報。今日
俄羅斯商人牛車四輛馱載貨物。前往東庫倫去作買賣。

臨行時我等三處官員。向伊勒阻置若罔聞。竟將達什巴爾巴車林達什等三人。用火器腰刀打傷。又將車伯克用拳亂打。由大道往來行走之人內車林扎布打倒。該俄羅斯等已竟前去等因呈報。苏令仵作前往查驗達什等五人。被打傷痕。並派部院章京和泉王事春齡蒙古官巴圖郢格勒等前往俄羅斯領事官處。將此事會商辦理。該領事官亦並未見面。苏等熟商該達什等五人。被打傷痕不重。將私行前往庫倫貿易之人。暗派差役照看。該商人等有無別生事端。於本月十一日。旋回庫倫。此事似應按照兩國議定章程。令庫倫管理商民事務部院章京與俄羅

斯領事官會同商辦。據伊處來文。照依和約。所有事件。領事官應與爾大臣會商辦理。與管理商民事務部院章京商辦。並不相合。奴才等詳查和約第五條內。俄羅斯國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國通商之區。一處往來人數。通共不得過二百人。但須本國邊界官員給與路引。內寫明商人頭目名字。帶領人多少。前往某處貿易。並買賣所需食物牲口等項。所有路費。由該商人自備等語。並無前往蒙古各扎薩克旗遊牧處所貿易等語。適奴才等處俄羅斯商人。僅由庫倫行走零星貨物售賣。聲明具奏。奉

旨內祇許庫倫數人蓋房貿易。不可另生枝節。欽此。我

皇上仁慈。特加

恩於外國。今俄羅斯令該國商人等去蒙古各旗遊牧貿易。並稱

和約第五條相符。不必攔阻。實爲得步進步。初次若不攔

阻。日後漸漸興起。難保滋生事端。查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劄文。以後庫倫大臣。出派三四品官員。

遇有事件。與俄羅斯領事官平行商辦等因。已經行知俄

國大臣。等等將庫倫管理商民事務員外郎和崑等幾員。

在差所請

賞加頂翎。遇有事件與俄國之領事官會同商辦。曾請具奏之後。

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進

旨覆議和崑等。各由原職

賞加一級頂帶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今俄羅斯領事官。凡事與大臣會商辦理。實為不遵和約。任意肆行。又俄羅斯商人疊次來請。欲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廟近處。租賃房屋居住。去年十一月。因俄國領事官欲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庫倫居住之廟臨近。建蓋房屋。曾經奏明在案。今俄國商人等又欲租賃房屋。若照依所請。相離呼圖克圖廟甚近。不成事體。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併定章。令俄國大臣巴留捷克。轉飭伊國之領事官百巴賴滔。永遠遵行。

色克通額爾塔什達又奏。據恰克圖部院章京阿克丹布呈稱。俄國呈送槍礮。已到恰克圖。有鳥槍二千桿。礮六尊。內擇留鳥槍數十桿。礮一尊。以備京營兵弁在此演試。俄羅斯官齊法羅特斐利偏廓等言稱。由伊國呈送之鳥槍。每桿重六斤餘。共鳥槍二千桿。礮每尊重一千一百五十斤。連車大銅礮四尊。每尊重八百五十斤。連車小銅礮二尊。連車火藥鉛丸匣八分。並槍礮應用鉗子一切零星等物六包。交該部院章京等已經接收外。再稍有火藥鉛丸匣。連車四分。陸續再交等語。該司員等遂將下餘之槍礮何時交齊之處。面詢俄國之瑪雨爾。伊言原送你國鳥

槍一萬桿。礮五十尊。今由五十尊內呈送六尊。下餘四十四尊。改換補送阿爾切塔礮五百件。此項鳥槍八千桿。阿爾切塔礮五百件。又添呈礮二尊。由承做處所已經起程。俱於本年十一月初間全行到恰克圖。又據俄官齊法羅特等稱此次槍礮送京時。似應令善能修理之人。一同前往等語。令將接收之鳥槍二千桿。礮六尊。恰克圖擇留鳥槍六十桿。連車大小礮二尊。火藥鉛丸之匣二分。以備京營官兵在彼演試。其餘鳥槍一千九百四十桿。連車礮四尊。連車火藥鉛丸之空匣等項。即派員兵送赴

京師。俄羅斯等稱槍礮送京時。應令善能修理之俄羅斯一

同前往。指此為由。希圖進京。現今京營兵弁。學演鳥槍上卸修理各法。已有成效。俄羅斯等希圖赴京。應行阻止。未交之槍礮。瑪雨爾言稱。今年十一月初間全到。伊固畢爾那托爾與大臣巴留捷克等會商定後。再為呈交。又若不准該商人等在蒙古各遊牧處所貿易。伊之商人等帶兵各處去做買賣。且各國俱准貿易行走。何為獨攔阻我國。與和約並不相符。觀此種種設法牽扯之言。實無一定。俄性貪詐。希冀在中國各處任意行走貿易。故作和好呈送此項槍礮。因不准前往貿易。是以槍礮不肯爽利全交。伊之商人帶兵前往貿易。此語係試探之意。今將在恰克圖

等候運送槍礮之駝隻並扎薩克官兵等即令各回遊牧。俟運送時再行飭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等奏俄國商人擅往蒙古各旗貿易等情。並續交槍礮意涉推諉各一摺。俄羅斯商人擅向蒙古扎薩克各旗遊牧處貿易。實屬不遵和約。並將達什等毆打。凡事不肯與派出管理商民事務官員商辦。並欲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廟左近。租賃房屋居住。種種情節均屬背約。據該大臣等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定章辦理。現已諭令恭親王等將所奏各節照會該國住京之巴留捷克詳細究詰。令其嚴飭該國領事官。不得擅向蒙古各遊牧貿易。並任意滋

事。一經辦有頭緒。即當由恭親王等劄行該大臣等知悉。惟該

國商人情勢凶橫。色克通額等於未接劄文以前。務須妥為防範。設該商人等再有不法。總應以遵守和約等語。妥為開導。以免別滋事端。至呈送槍礮。係該國自行願送。非由中國索取。現除已到槍礮。業由該大臣等起解運京。其餘未到槍礮。俟該國領事官飾詞推諉。該大臣等即無庸再向詢問。以示大方。其守候運送之官兵駝隻等。即令各回遊牧。俟運送時再行調取。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俄國巴留捷克照會

為照會事。准庫倫辦事大臣色咨稱本年十月十三日。俄

國商人牛車四輛。馱載貨物。欲往扎薩克貿易。經該處官

員諭以各旗遊牧處所。非通商之區。且和約未載。不可前往。詎該商不聽。竟用火器腰刀。將達什巴爾瓦車林達什等三人打傷。又將車百克用拳亂打。並將往來行走之車林扎布打倒。隨派章京前往領事官百巴賴沁處。將此事會商。該領事官並不見面。又約該領事來公所面議。該領事又不來。但言有事進京。此處有事。可與雅枯布什什嗎哩布商辦。又據什什嗎哩布來文。領事官有事。應與大臣會商辦理。不應與管理商民事務部院章京商辦。又有俄國商人壘火來請。欲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廟近處租賃房屋。該處喇嘛等不願。一併請照會貴大臣辦

理前來。本王大臣查續約第五條。內載俄國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國通商之區。但須本國邊界官員給與路引。內寫明商人頭目名字。帶領人多少。前往某處貿易各等語。並無准往蒙古各旗貿易之語。查扎薩克係蒙古遊牧處所。並非通商之區。該商人並未領有路引。又不聽從勸阻。輒用火器打傷五人。顯背和約。且行非理之事。經該大臣派員前往會商辦理。該領事官又不見面。稱有事應與大臣會商。不應與部院章京會辦等語。查本年六月間。本王大臣因庫倫領事官不應與辦事大臣平行。以後庫倫通商事件。應派三四品官員與領事官商辦。曾經照會貴大臣。

旋據貴大臣照覆。內稱辦理甚為允當等語。今該領事官何以又不恪遵。至商人欲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廟近處租賃房屋一節。查上年十一月間。貴國大臣偕行至庫倫。與該大臣指定在都木達鄂博地方蓋房。既有此地。何必又要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廟近處租賃房屋。況該處係黃教喇嘛所居之地。商人不習其教。諸多不協。恐致別生事端。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以上各節。嚴飭商人按約辦理。不可別生枝節。並將火器打傷蒙古之商人。查明照例懲辦。驅逐出口。勿再到庫倫貿易可也。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江蘇巡撫薛煥咨洋商因有准給免單之條。近復販運內地土貨。總以貨無兩稅為詞。請發土貨免單。上海關從權照辦。然止收本關出口稅銀。給單免徵。並不代別關徵收進口稅鈔。惟稅銀雖未代收。而免單必不可發。江海關已於六月初十日停給等語。臣等查洋貨進口交清稅項後。如欲改運別口。原應照約發給免單。至土貨出口。如欲運至別口售賣。條約內並無應發免單明文。若一律發給免單。則洋商以販運土貨為得計。必至有虧內地各關之稅。本年春夏間上海關於洋商土貨出口發給免單。經臣等行文該關停止。並與

英法國議定令土貨進口再交復進口半稅並入內地途關納稅。過卡抽釐。所以保全華商之生計。而使內地各關不致缺額也。惟土貨免單。雖據薛煥奏明已於六月初十日停止。而六月初十日以前。上海關實共發過土貨免單若干張。計稅銀若干兩。又應發之洋貨免單。本年八月二十六日第四結之前。上海關實共發過洋貨免單若干張。計稅銀若干兩。以及能否撥還各口。與運解京師之處。該撫未隨摺奏明。查洋貨交過進口稅。如欲改運別口。所以准給免單者。細思條內之意。不過因貨物壅滯難銷。而貨稅業已上納。礙難發還。是以發給此項免單。行文別口。免

其重徵。但卸貨後又復搬運上船。應亦不過偶然之事。乃
天津一關。截至本年八月二十六日。竟收過免單銀十餘
萬兩之多。雖不盡是上海所發。而上海居十之八九。又牛
莊一口。開徵以後。截至封河之日止。共收洋稅實銀二千
餘兩。而免單則有二萬餘兩。亦是上海所發居多。殊屬令
人不解。若不變通辦理。竊恐將來各口僅收免單。不收稅
銀。日久不無流弊。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嚴飭管關之蘇松太道。每屆三月一結之期。務
將實發免單張數及免單稅銀數目查明。於摺內詳細聲
敘。並造册咨送戶部。由戶部行文各口查對。其所收免單

稅銀。如係南省各口。准上海留存以備撥解各省軍餉。如
所發之單。係北洋三口。儘數解交戶部分別辦理。或由海
船。或由陸路運解。應歸戶部咨令該撫照辦。此外上海代
長江所收正稅。及發給長江免單稅銀。亦應撥還長江各
口。均不准該省擅自動用。至洋船有船鈔。洋貨土貨有子
口稅。土貨進口又有復進口半稅。現在僅天津一關。據三
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明收過船鈔及子口稅數目。其餘南
北各口。均未據分別奏報。殊屬玩延。並請
旨飭下各該督撫將軍大臣監督。各將所管通商口岸。查明已徵
船鈔子稅半稅各數目。限一箇月內補行奏報。嗣後每屆

三月一結之期。卽在奏報徵收正稅按結扣歸外國二成
摺內。將不扣二成之船鈔子稅及土貨半稅。詳細聲明。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接據俄國公使巴留捷克照會內稱
本館地窄不敷居住。又欲倣效他國之例。另採府地。擬欲
將館內之
關帝廟一所。理藩院皁役房一所。並館鄰近御溝館一所。可
否通融那讓等因前來。臣查英法兩國公使到京。皆賞給
府第居住。而俄國公使。仍照舊居住公館。旣不藉端效尤。
尚形恭順。今所求各地。若必盡行拒絕。亦無以折服其心。

且
關帝廟皁役房為地無多。皆在該館之內。俄人素習天主耶
穌等教。向不奉神。且恐妄行褻瀆。臣等公同酌議。姑從所
請。惟館鄰近東邊空地一所。查係太僕寺官地。又在館之
外。未便概行允准。當經臣等派司員前往與該使面商。許
以館內之
關帝廟皁役房均可那讓。而鄰近空地一所。仍不能允其所
請。後據該使面稱鄰近空地既係官地。擬將來捐資另購。
與空地相當之地互換等語。該司員未即允許。而該使至
今亦未有以互換之說來請。如將來再有議及。臣等隨時

酌量妥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上年英法條約所載新添通商口岸。在南則有臺灣淡水潮州瓊州江甯及長江三口。在北則有天津牛莊登州。內除江甯一口。條約內載明俟匪徒勦滅後方准通商外。其餘議定通商各口。皆准一律剋日通商。乃一載以來。天津牛莊登州。已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咨報開關。其南省新添各口。惟潮州已據兩廣督臣奏報徵稅。至漢口九江雖已通商。而進出稅鈔。均係上海徵收。實在上海關共代收九江稅若干。代收漢口稅若干。以及鎮

江一口有無徵收稅鈔。曾否派員稽查洋商往來船隻。未據薛煥奏報。其餘如臺灣淡水廈門。現在曾否開埠。未據各該督撫將軍分別奏咨。而薛煥身爲

欽差大臣。有統轄江浙粵閩内江各口之責。亦總未隨時奏報。現在臺灣淡水廈門。有無洋船在彼起卸貨物。殊難懸揣。相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薛煥查照臣等所指各節。迅速查明據實覆奏。

御批。依議。

十二月。戊午。江蘇巡撫薛煥奏。據洋行通事探報。寗波本有英法兩國兵船數隻。日前因信息緊急。隨又調到六隻

保護通商之地。乃本月初七初八日。逆匪攻撲。該兩國兵船袖手旁觀。並不開放一礮。及該逆據城後。即有洋商入城遊玩。與賊稱俱無猜。且有許售洋槍之說。初十日有數賊渡江北岸。係外國租地。洋人亦不禁止。傳聞賊與英領事相商。意欲立關收稅。尚未定議。英國之參贊巴夏禮法國之提督卜羅德。均在甯波各等語。臣查探報原難盡信。而外國人與賊匪向日不免暗地往還。誠恐日久互相句通。殊為沿海地方之患。臣惟有密加偵察。隨時隨事留心防範。以期上慰

宸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英法洋商與賊匪往還等語。英法
商人與賊往還。既與和約不符。且於該二國稅務無益。巴夏禮
等如由寗波赴滬。該撫自應據理詰責。設法離間。何得任聽自
然。一籌莫展。

庚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十月十一日。軍機處交
出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俄羅斯請於交界地方兩
國人民交易免稅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俄國續約第一條內載
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第四條內載此
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

並不納稅各等語。是交界地方並不納稅。條約業已載明。
至在希畢里所有阿木爾江東海沿白喀拉湖。條約內未
載此地名。不知是否在恰克圖以外。礙難懸斷。當即繕給
俄國照會查詢前項地名。是否在恰克圖以外。並令其指
明兩國商人。在何地貿易。不納稅項。若過何地即應照例
納稅。照會去後。旋據俄國照覆。內稱白喀拉湖係本國之
地。恰克圖外一千里之西北。並不在界內。兩國商人貿易。
並不納絲毫稅項等語。是白喀拉湖係在恰克圖以外。並
非中國所屬邊界地方。惟臣等於恰克圖地方情形。及附
近恰克圖一帶地名。向未諳悉。而此白喀拉湖地名。即庫

倫大臣色克通額在庫倫辦事有年。亦不能實指其在何處。查外國人之性。向來遇事含混。為日後擴張之計。現在雖據俄國照會聲稱白喀拉湖係俄國之地。在哈克圖之外。但稱在哈克圖以外尚屬可信。其是否俄國所屬地方。臣等實未敢懸斷。且西北一帶。往往毗連蒙古遊牧地方。如白喀拉湖非中國邊界。又非蒙古遊牧地方。則其地自為俄國所屬。其兩國商人到彼貿易免稅與否。中國可不必過問。如白喀拉湖非中國邊界。而為蒙古遊牧地方。則俄人到彼貿易。深恐滋事。中國官應設法阻止。未便允其交易免稅。是以臣等於接收俄國照覆後。復給與照會。聲

明該處與中國邊界及蒙古遊牧地方相近。現據該大臣照會云云。自係在恰克圖以北俄國地方。並非中國所屬邊界及蒙古遊牧地方等語。以杜該國種種含混日後矯强地步。該國接到後並無他說。已行文庫倫辦事大臣查照。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據住紮貴國托羅依察克薩布薩奎城固畢爾那托爾。由恰克圖送來文一件。內稱兩大鄰邦百姓。頗在希畢里所有阿木爾江東海沿地

方。業已准做買賣外。所准買賣之處。在恰克圖白喀拉鄔騰金這邊恰克圖所屬寬闊地方。一切稅課不取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續增條約第四款內載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貿易。並不納稅等語。至在希畢里所有阿木爾江東海沿白喀拉鄔騰金這邊。條約未載。無憑查覆。茲所稱白喀拉湖。是否在恰克圖以內。恰克圖以外。如確係兩國邊界。中國向未設官徵稅者。自應免納稅項。惟白喀拉湖究竟由何地起。由何地止。丈內未能一一指明。昨日面晤貴國孟領事等議及此事。據云兩國邊界地方。周圍均在百里內。始准免稅。而白喀拉

湖界限。仍未欽明。無從懸斷。相應照會貴大臣。希即確指
白喀拉湖是否在恰克圖之外。兩國商民在何地貿易。不
納稅項。若遇何地貿易。即應照例納稅。以便本衙門咨覆
該大臣查照辦理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十六日貴衙門來文。內載準庫倫辦
事大臣咨稱。據本國托羅依察克薩布薩奎城固畢爾那
托爾。由恰克圖送來文一件等因前來。本大臣追查與貴
大臣會約陸路通商事務之時。及前此照會內屢次言明
俄商前往蒙古地方貿易。不應納稅。因上年貴大臣與本

國欽差伊大臣辦和約時言定。准該商在中國貿易。並不納稅。而本國亦欲兩大鄰邦增廣通商。乃飭令裁撤恰克圖稅關。並准華商不止於所有邊界。且於東希畢里由白喀拉湖至東海沿所有一切地方貿易免稅在案。又查續增條約第一款。內載此後兩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自烏蘇里河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自松阿察河之原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由此河口循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此河口循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兩國交界與圖

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等語。以上所定交界。按照此約第四條設立兩國隨便交易。並不納稅。至所稱白喀拉湖者。係本國之地。恰克圖外一千里之西北。並不在界內矣。從此以北而南而東至東海。不但在邊界。仍在本國之內。已准兩國商人貿易。且不納絲毫稅項。相

應照覆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會事。昨據貴大臣覆稱白喀拉湖係本國之地。恰克圖外一千里之西北。並不在界內等語。查該處與中國邊界及蒙古遊牧地方相近。現據貴大臣覆稱云云。自係在

恰克圖以北貴國境內。並非在中國所屬邊界及蒙古遊牧地方。本王大臣已據貴大臣所言。行知庫倫辦事大臣轉飭遵辦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咨呈內稱北洋三口。自本年開辦以來。天津一口辦有規模。惟直隸沿海各州縣稅口。如滄州濼州樂亭昌黎等處。間有海船裝貨出入。前經臣等咨行該大臣嚴行查辦。仍恐各口徵收。難保不無朦混情弊。現擬由該大臣遴委妥員。前往各海口督同該管州縣認真清釐。其牛莊一口。本年開辦以來。雖稅課未能暢旺。經山海關監督移紮牛莊。責有專屬。辦理尚

屬妥協。惟登州一口。前經山東撫臣奏派候補知府董步雲並經該大臣奏調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等前往會辦。於六月間抵口。嗣據稟報該口向收內地及南洋各島海船商稅。皆由地方官抽收釐金。辦理諸形含混。曾經附片

奏明在案。並因該委員等辦理數月。未能得力。即該大臣處所委之員。係因隔省人員。一切呼應不靈。復經專摺請

旨飭下山東撫臣迅飭登萊青道前往煙臺會同委員等妥議章程趕緊開辦。曾奉

諭旨寄信撫臣譚廷襄。即飭該道崇芳馳往會辦。嗣因南捻偪近海口。該道亦即折回。未能會商一切。雖續據該委員等稟

報該口已於七月十七日開辦。迄今究不能辦理盡一。該
大臣駐津兼轄。實屬鞭長莫及。呼應不靈。並查山東海口
為北洋門戶。凡南洋各口中外商船北來者。必先經過東
省。所載貨物。或沿途私卸。或偷漏繞越。種種弊竇。較天津
牛莊兩口尤甚。且向未設官。並無管關監督道員經理。以
致積弊難返。非奏派設立監督。認真經理。不足以專責成
而裕稅課。並請奏明或即飭令山東登萊青道改紮煙臺。
仿照江蘇上海浙江甯紹台等道之例。專司中外稅務。或
請於臣衙門司員內揀派熟悉情形之員。前往作為監督。
援照戶部分司各關監督之例。並沿海各州縣海口土稅。

按內地例一併分別稽徵試辦。請
須給監督關防各等因前來。臣等查該大臣辦理三口通商事務。
山東登州一口是其管轄。惟距天津較遠。且非同在一省。
即派員前往。亦屬人地生疏。與地方官不能聯絡。若非設
立監督專司稅務。殊屬漫無專責。惟所稱臣衙門奏派監
督前往一節。臣等公同商酌。現在臣衙門中外交涉事件
繁多。各司員輪班辦事。日夕不遑。且臣衙門設立之初。得
力人員未便遽易生手。查該員等曉暢外國情形者尚不
乏人。惟並無管轄地方之責。若遽將該員等派往。恐於該
省呼應不靈。自以責成登萊青道經理為妥。第查該道遠

在萊州。稽查恐難周密。且近日寧波失守。各海口一律戒
嚴。登州居東海之濱。尤須有職分較大之員。就近駐紮。於
稽徵稅務之外兼資控馭。庶兩有裨益。臣等悉心酌議。應
請
旨飭令山東登萊青道。改行駐紮煙臺海口。作為稅務監督。以資
得力。並請
飭下禮部頒給東海關監督關防。用昭信守。凡該口進出外國商
船洋稅。按照條約。並新定章程辦理。至登萊青三府沿海
州縣各海口進出內地商船土稅。由戶部發給內地關稅
則例。按照天津鈔關章程徵收。另款造報。武定一府。除地

方公事仍隸濟東道管理。所屬州縣沿海各口商船土稅。一體歸登萊青道經管。以昭畫一。仍責令三口通商大臣會同山東撫臣督飭妥辦。隨時稽察。儻該道於中外交涉事件。不能熟習。而於徵收稅課未克力除積弊。仍聽所屬州縣陋習相沿。即行會同山東巡撫參辦。再由臣衙門奏

請

簡派熟悉之員接手辦理。如能整頓於稅課大有起色。亦准酌量

奏請獎勵。以示激勸。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據總稅務司赫德申陳內稱本年八

月開。有英國商船由溫州載鹽運至上海。經江海關監督照會英國領事官責該商船不遵條約。請將船貨入官。詎該領事覆稱溫州地方官。既准該商船裝貨。則江海關不能治其罪等語。該商船仍出口往溫州而去。請行文英國大臣辦理等因前來。臣等查條約第四十七款內載商船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又天津善後條約第三款內載凡有違禁貨物。內地食鹽。概不准販運進出口各等語。查溫州非通商之區。食鹽是違禁之物。今英商擅行前往。私自販運。經江海關查出。該領事又多方袒庇。不能遵照條約辦理。當經臣等照會英國公

使令其即飭領事官照辦。詎該公使借端狡展。不歸咎商
人之違約。而反咎地方官之縱私。其飾詞强辯。已可概見。
然使內地各海口地方官認真防閑。該公使亦不致有所
藉口。除由臣等照覆該公使。仍令其嚴飭英商遵約外。相
應請
旨飭下浙江撫臣嚴檄温州等處地方官。凡不准通商口岸。如有
洋船前往貿易。及販運違禁貨物。均嚴行禁止。儻有寬縱。
或官吏受賄放行。一經查出。從重懲辦。至登州牛莊兩口
所出之豆石豆餅。實為內地商船營生之本業。條約原禁
止洋商販運出口。今年七月間。該公使多方陳請欲求弛

槩。臣等仍復杜絕。又於杜絕之中寓兩全之意。給予照會。
准洋商雇內地商船在登州牛莊兩口裝載豆石。或運往
南省。或運至天津。照例完納出進口稅。使稅課無虧。華洋
兩商均得獲利等語。嗣經該公使於酌議長江章程照會
內申明豆餅豆石。仍按善後章程第五款專條辦理。經臣
等行知各海口辦理在案。現據英國公使照會。內稱英商
在登州販豆出口。而粵海關不准其上岸。誤使英商虧本。
欲求照價賠償等語。是又不咎英商之違約販私。而咎登
州地方官之縱民私賣。種種強詞。均屬藉端狡賴。雖經臣
等據理駁斥。仍應請

旨飭下山東撫臣暨盛京將軍等嚴飭地方官禁絕洋船裝載豆石豆餅出口。卽洋商欲買豆石。仍遵臣等前奏雇用內地商船裝運。照例完納稅課。庶英商不敢違約販私。該公使亦不能借端爭辯矣。

御批。依議。

癸酉。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阿爾塔什達奏。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劄文。據俄國通事聲稱該國呈送槍礮炸礮。現已運到等語。並黏鈔俄國照會。內云本國與貴國和好。特據真誠。設策平賊。於本國都城運逸恰克圖。為移交貴國之件。洋槍一萬桿。領隊轉機銅礮

六事。炸礮五百件。隨帶機件二具。以備施放等語。劄行前
來各在案。今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准照料京營官兵之
部院章京錫齡恰克圖部院章京阿克丹布。並三營章京
等稟稱。參領阿昌阿等隨同部員錫齡帶領兵弁。每日會
同俄國教演官齊法羅特斐利偏廓教演槍礮。上卸進退
次序各法。我兵等加意勤學。已有成效。詢及俄官等學演
之槍礮可否試放。並未到之鳥槍炸礮等件何時可到。據
俄官齊法羅特等聲稱。其餘槍礮炸礮尚在無信。現今學
演槍礮之法式樣極多。一時難以周全。俟明年和暖時方
可試放。並稱伊國派出教演槍礮之兵百名現尚未到。恰

俟到時就可演習陣式。又稱恰地寒冷。不如在附京地方

教演。地勢和暖。又可多教兵丁。並欲令京營官兵學習銅

鐵木匠。又令官兵前赴伊國看視大操陣式各等語。呈稟

前來。奕等詳查俄國住京之大臣照會。較比恰克圖教演

兵弁之俄官齊法羅特等所稱之言大相懸殊。且自官兵

等到恰後。每日僅教演步履進退。毫無實益。總之無非設

法推諉。耽延時日。奕等風聞伊之心意。俟與我國京中議

定買賣章程。如准伊天下各處任意行走貿易。始將槍礮

全行呈交。且俄人性情。今非昔比。早年本是以信為憑。近

來反覆無常。種種無定。以哄誘為能。今三營官員。既揆透

伊國陣式隊伍。在恰久居守候耽延。致糜經費。實無裨益。可否及早將京營官兵並擇留演試之槍礮一併設法撤回。至其餘之槍礮。亦不必識破伊之譎詐。何時呈交。任伊自便。以免墮其術中。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飭俄國住京之大臣巴留捷克郎言京營官兵在恰不服水土。礙難久居。而又免累貴國教演之人。除已接收槍礮外。其餘何時到恰。務於兩月前知照前來。再行派員接收之處。即令伊轉行知照該國。並俄國教演槍礮官二員。擬賞大緞細茶等各八色。俄國章京二員。擬賞緞子細茶各四色。通事五人。擬賞宮紬瓶茶各

三色匠役二名。擬賞賴茶各四箱。仍遵前來

諭旨。作為斧等酬答獎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色克通額等奏俄國續交槍礮。意涉推諉。當諭該大臣等毋庸再向詢問。以示大方。茲據色克通額等奏。俄國呈遞槍礮。延不交齊。並枝梧不肯教演施放。請將官兵撤回等語。俄國呈送槍礮。並教官兵演放。皆出自該國再三懇請。並非中國本欲如此。茲據該章京錫齡阿昌阿等呈稱。俄國未到之鳥槍炸礮等件。續交無期。三營官兵已經學習槍礮上卸修理各法。及詢及學演試放之法。該俄官種種推諉。耽延時日。是該國自行反覆。以後續交與否聽其自便。色克通額等

即諭知該章京等不必再向詢問索取。以示大方。至三營官兵久居守候。徒糜經費。著即行全數撤回。但須以官兵不服水土免累貴國教演等詞。婉言向該俄官道達。仍示兩欵和好之意。其擬賞該國教演槍礮官員等物件。即照該大臣等所擬賞給。並作為該大臣酬荅之意。以存體制。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英國公使卜魯斯呈臣等照會。嘵嘵數千言。其大旨謂各省大吏。向不謹遵條約。以致易啟嫌隙。中間雜引山東登州浙江溫州各地方官。容縱走私。追運至粵海上海。該關口又不准其上岸。及浙江南津湖北葉家市兩處。多索釐捐。福建廈門英商

租地受屈。上海華商江乾記拖欠英商銀兩各節。地方官
均不認真代辦。求臣等請
皇上明降諭旨。飭下各省大吏按約辦理等情。其前後紫文。不過
欲臣等遇事認真。以敦和好。臣等當即照覆該公使。言換
約以來。事事皆推誠相待。照會內開各節。均經行文各省
大吏。查明按照和約章程妥辦等語。查原照會內開各節。
除山東登州私販豆石。浙江溫州私販食鹽。經臣等於本
月十七日附片請
旨。飭該省撫臣辦理。奉
旨依議欽此。由臣衙門知照該撫等遵辦在案。至南津葉家市多

抽釐捐各情。查原照會內稱英商往浙江買絲。運至上海

下船。俱按條約領有半稅執照。詎到浙江南潯地方。該關

卽抽每包六圓之費。迨至海口江海關。又令納半稅。方准

下船。湖廣葉家市等子口關又有運茶往漢口之英商。旣

取有子口執照。該關仍為索費等語。臣等當卽照覆。由該

地方官查明是否多收。均按條約章程辦理。亦經由臣衙

門行文該省督撫。分別妥辦在案。惟所收銀兩。未知歸入

公項。抑或官吏私行勒索。仍應請

旨飭下兩湖督臣浙江撫臣查明徹底究辦。儻係官吏私收。當卽

從嚴懲辦。俟辦結後。仍咨臣衙門查數。至上海江乾記拖

久英商銀兩。前准兩江總督咨稱已將汪乾記商人之子
拏獲。趕緊解赴上海訊明追收。並經臣等照會該公使在
案。又福建廈門英商租地一節。臣等亦已早經行文閩浙
總督妥辦。現尚未據該督咨覆。臣等復經再行咨催。至該
公使求臣等請明降
諭旨一層。當經臣等告知已由本衙門行文各省認真辦理。毋庸
再行請
旨等語。該公使亦未再請。
御批。依議。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從前
貴國與各國屢有失和之節。初因小故。遂生大釁。已非一次。
本大臣鑒於前事。甚欲防禍之復萌。深知貴親王亦以一
意同心。近遇
新政之初。貴親王榮膺議政之重。因思
貴國嗣後與各國交代之道。尚賴貴親王隨時建議。今將日
前起釁之由。擇其緊要詳晰指明。似與大局不無裨益矣。
本大臣於道光甲辰年初抵中華。
貴國情事。斷非近日始有見聞。素已留心體察。兩國始終不
和之緣。總由各省督撫於外國交涉事件。並無盡心守約

之理。彼時是否未有
諭令。抑係自專擅行。未嘗奏報。本大臣無從得知。所確知者各大吏向不存秉公盡約之意。轉以條約准行之處。多方推卻。設法阻撓。不使外國得其優利。於是外國漸生疑懼。而各領事官原思與各口地方官會議。如何伸屈。如何治亂之策。乃為勢迫致疑。因視該官心懷敵意。故此不便待以友誼。即如條約所載英民欲租田地房屋。地方官理合襄幫辦理。豈意各官不惟不幫。且多阻滯。此敵意與英民大為窒礙。如廈門岸口有地一塊。早經議准英民居住。當時判定地界。嗣因地方官請以收回。許交別處地基作抵。本國

即行興據。乃該官至今並未換給。再查該處富紳素將田地包攬。外國以高價租地。窮民自無不樂為。惜該富紳不允。而地方官曲意逢迎。縱暴殃民。條約置於不問。甚至富紳糾合邑中無賴。勢將滋事。致使安分之遠人。幾至難保性命。而地方官袖手旁觀。即知該犯姓名。亦不肯認真查辦。似此任强欺弱。種種不公。不但擾害閭閻。而且易招外侮。其咎之重。當何如懲辦耶。至外國商民。或受華民欺騙。或因帳目不清。地方官自應妥為辦理。以示至公至正。條約明文。貴親王亦洞鑒者也。無如各省地方官遇該犯無力者乏之人幫助。尚有爭辯之時。一遇富民或富紳親故。則

多相袒護。騙人者不肯出票查拏。欠帳者不令算清歸楚。即如上海大案。早已照會貴親王在案。迄今日久。該道毫無伸理。廈門及各口等處。類此者亦復不少。甚至累歲經年。未能完結。以致內地商民欠項。永無歸著。英商素知地方官不辦。多以無庸呈稟自認喫虧。勢偪情重之案。其中有領事官備文多日。不見完結。不得已遂聲言咨請師船。立可圍口。或以稅餉扣留作抵為詞。地方官始令債主將帳目稍為清理。惟是失儀之咎。豈在無奈強為者。實在類項不肯伸理者也。至於稅餉皆有條約定額。地方官屢已擅自重納。前數年之事無庸提及。以今年而論。近有英商

往浙江買絲。運至上海下船。俱按條約所載。領有半稅之
執照。詎到浙江交界南津地方。該關卽抽每包六圓之費。
迨到海口。則江海關復納半稅。方准下船。湖廣茶家市等
子口關。又有運茶前往漢口之英商。旣取有子口執照。該
關仍為索項。此等情弊。想貴親王聞之。亦必深為駭異。上
海漢口兩處各領事官。先後備文詳指大違條約之處。奈
徒費筆墨。各該官不為理會。本大臣祇得卽日備文將案
內細情知照。以期貴親王轉飭該省。照數賠補。茲於未發
文以前。先行提及。特明外官不重條約。據此可證。但外官
果有深知嗣不違約。則難免

上諭。每有違約者。必應從嚴議處。庶知實畏。尚敢不重條約乎。此次本大臣申明切論。因恐外官此種背約阻滯。無非致令貴國臨險之處。何則。外官以條約雖有若無。使遠商不能受應得之益。各國大邦者何能甘服。蓋官任即是國任。此天理人情之道。無國不以此為章。條約即經兩國敬謹公定。逐款備詳。職官竟任意漠視不遵。而貴國不加嚴懲。則官膽日大。其害日深。畢至釀成稱戈之禍。所關匪淺。不忍不直言之也。他如沿海有禁止通商之處。各關非疏於防範。即希冀營私。不但不能照約禁止。而外國到各處買賣之人。多係該官漫無覺察。縱使追补與稅

務大有窒礙。貴親王近將英船喀嘶。並哌喻嗎哷哆兩隻。駛非通商之地。交易先後兩案。照會本大臣約罰在案。惟地方官當時果能盡職。以上兩船。豈容自便。譬如喀嘶船在該處通商二年之久。為地方官無不准行。又如哌喻嗎哷哆一船赴溫州下貨時。該官果能認真斥駁。則該船何得進口。所載禁物。

貴國今欲入官者。彼時又焉能下船。本大臣之見。以各船主固不得謂無罪。而該官等陽奉陰違。則船主之罪因而較輕。商船私赴他口。本非大干天理可比。僅因國禁不許開口。所以各船不應前往貿易。惟職司防禁之員。反准犯禁。

賓與
貴國自准違約無異。嗣
貴國請代為拏貨入官。殊屬難行。況山東海口亦有官員違
禁。其意尚無弗善。而所辦不照條約。日後難免拖累。如豆
貨本係禁物。內地商民多欲售賣出口。本大臣前將禁之
諸多無益。曾經貴親王酌議能否弛禁在案。茲該省官員
未奉弛文。竟以此貨出口。庶順民情而便商賈。雖不便在
煙臺下船。猶聽赴東省他口裝豆出運。既與稅務有裨。百
姓亦獲其利。不料近據英商訴稱東省豆貨。官員已許下
船出口。及到粵境。該關不令起貨上岸。大約別處關口亦

復如是。此種小節。俱係外官未明事事全須恪守條約。所
有通融辦理之舉。雖有利無害。亦當靜候貴親王議准。然
後遵行。此項豆貨。
貴國果准解禁。一則絕其漏稅之弊。一則東民可以取益。誠
為一舉兩得。若有此口之官已准下貨。彼口之官不准上
岸。誤使英商貲本虧折。本大臣以此理難平。祇得隨事咨
催
貴國照價賠補。顧豆禁萬不能辦理。合請貴親王速行東省。
必不宜縱其私賣下船。庶免兩歧而生異論。總之遇約中
事件。外省不敢自專。每事必先咨呈貴親王偕同各國大

臣酌量有無貽害。詳細論定施行。如此辦理。則貴親王亦
可免案牘之勞。外省刊除重納稅餉各弊。商民自無呈訴
受累賠補之苦。
貴國消弭外患之方。無過於此。全在貴親王一人主持。因念
貴國危難之秋。貴親王不避艱險。公忠體國。已非一日。前次
偃武修文。真使內地人民共沐其澤。而外海工商。尤以和
好各安生業。凡聞貴親王之名者。無不感激之至。目今貴
親王又以親藩膺此大任。凡百作為。皆與
貴國日後之勢。無不痾癢相關。可否奏請
大皇帝明降諭旨。示以各國條約。原為慎重之文。近有外省大吏

仕使自行。或不謹守約條。或敢私為改易。殊非內外友誼之道。實易開嫌隙之源。嗣後各省大小官員。務將和約各款。逐條參覈。如有似應變通之事。當先咨貴親王俟接奉議准覆文。再為更變。否則絲毫不得違背。敢有相違者。立予重處。則遠商呈稟自少。兩國和好不絕。本大臣可以永保。為此請貴親王斟酌盡善。照本大臣所擬入奏。萬不可聽信旁言。原夫

貴國向來諸大臣。多以外國條約時常違拗。亦不礙於和好要之中華撫恤遠人定可歡慰。和議即能長久。貴親王自不可為其所誤。

貴國一日待我以信。我國體量相讓之心一日加增。惟遇輕
視條約。憚於盡事者。則無論口中何等恭維。我心中終懷
疑忌。我大英國待
大清國毫無他意。專望
貴國治理蒸蒸日上。庶官無曠。則內外賓服。永守敦睦。我國
與天下各國通商已久。無處不至。與外邦交相辦事。頗為
熟悉。具各國良法美策。莫如件件先咨京都總理衙署。外
官祇須盡約照辦。錙銖勿許增減。即有蠹吏奸官。心懷敵
意。必不克逞其邪謀。
貴國聲名自不受玷。各國亦不容不信。要在設法不使一人

利己而有害於國。本大臣深願協規同加。幫扶和好之大局。素悉貴親王辦事秉公。德隆望重。誠如本大臣所議。則獲益良多。尤與貴親王忠悃。若合符節。是以直言而論之矣。為此照會。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條約第九款。內載英民准聽持照前往內地通商。又善後條約第七款。內載英商在內地置貨。到第一子口呈單。該子口存留貨單發給執照各等語。近據英商訴稱漢口迤南地方官。不遵條約辦理。應請貴親王查照嚴禁。濫徵杜絕情弊。查此案英商保順行使英國人等

赴葉家市代買茶葉。買得四百六十三擔。到第一子口。該關阻止。不許前進。該商即稱願照條約半稅。先行納完。以免按子口抽釐。重納稅餉。該子口仍不准行。又不准該英人等親自送貨。令內地人代運各子口。隨處徵稅。以致該貨照條約應納五百六十七兩。而各該子口先後徵收九百二十四兩一錢五分。於條約半稅之外。計重納三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又據英商德利行亦使英人前往葉家市地方販買茶葉。大約五百擔。該子口關亦不准照約辦理。漢口領事官會申陳湖廣總督請即轉飭該關遵行。該督劄覆以條約各節。該關不能不知。毋須轉飭。德利行祇

得另使英人將條約一本呈該關官查悉。並屬以該關如仍不准前運。卽合納沿途各關抽釐之稅。務取收單回口。該英人因該關仍堅執不從。無奈依照本行所屬辦理。茲查該貨箱數。德利行計算較多。而該關收單尚以為少。兩相覈對。稍有不同。本大臣僅照該關收單上數目而論。已重納銀二百八十五兩六錢之多。保順行貨物。該關不遵條約。浮徵稅餉三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德利行貨物。入不按每擔應輸一兩二錢五分之則。强索銀一兩八錢。共計重納銀二百八十五兩六錢。前後兩項。合請貴親王辦給印照一紙。照覆本大臣。以便轉寄漢口。劄諭該領事官。

持此印照。即向湖北藩司衙門。如數領取前項銀兩。轉給
各該行查收。應將收清銀兩數目呈單為憑。本大臣深願
貴國獲益取盛。諸務日興。無如臻益盡善之理。外省各官甚
為不明。實使本大臣大為失望。切恐貴親王明察秋毫。見
此必能速飭該省。俾其猛醒。則將來斷不致似此仍復刁
刻。且
貴國與外國通商。一則為
國家生財之源。一則佐輔官常之柄。所惜無知小官。任使妄
為。竟將通商之福。轉作厲階之禍。及至和好受傷之日。猶
敢以中華之害。皆由通商而生。豈知失睦之緣。概因本官

不遵條約所致。類如漢口一處鄉勇。原屬
貴國募用之人。詎屢向各國民人種種亂為。摧殘行棧房屋。
甚至沿街宣掛長帖。唬嚇必殺。迨事發之後。該督固知設
法速為彈壓。惟本大臣之見。今玆各國雖與
貴國和好。而遠民似此受辱。
貴國不能設法豫防。其雍睦安能攸久乎。九江之勇亦復如
是。為今之計。各該督撫若能嚴飭各勇。不准在依近外國
人居住之地方。聚集紮營。此辦或無不可。但本大臣前指
彼此常有失和之由。實因
貴國未經宣示直外各省。咸知各國定約。乃係

貴國敦崇友邦之大典。嚴令內地官民。悉向遠人優禮相處。
克盡友情。此種道理。本大臣前已行文詳細剖明。
貴國一日不從此議。以上各種情弊日甚一日。終至釀成大
患也。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閱貴大臣照會。具悉一切。本爵自去年辦理
和約以來。無一事不開誠布公。實心體察。有可以綏安內
外者。不分畛域。朝至暮行。少有不能盡善之處。即不肯率
意了結。尤復隨時入奏請
旨飭下各省大吏實力奉行。自謂此真實和好之心。所以待貴國

者亦已至矣各省大吏辦理中外交涉事件亦必隨時咨
呈本衙門儻其中稍有未協立即飛咨駁正免致愆歧務
期中外久安以無負本爵厚待各國之誠意間有未及辦
結者或因民情未協或因地方一時窒礙難行或因軍務
倥偬以致稍延時日均難逆料即如貴大臣照會內開福
建廈門租地一節本爵早經行文該省飭令妥辦復因未
即咨覆又復行文再催無如鞭長莫及欲速不能然非本
爵之始願其餘照會內開浙江南津抽稅及湖北葉家市
抽釐並鄉勇滋事等情現接照會始行知悉亦即行文各
該省令其按照和約及新定章程辦理此本衙門例應辦

理之事。亦非自此次而始然也。至貴大臣所稱喉喻嗚哷

哆一船往溫州載鹽。地方官不能穩真斥駁。船主之罪因

而反輕。惟思條約經兩國大臣公同酌定。彼此須發遵行。

誠如貴大臣所云。實為慎重之丈。溫州不能嚴加防範。登

州縱民私貿。固屬非是。惟是該洋商如果能恪遵貴大臣

約束。應不待地方官禁止。自不敢前往貿易。又何敢以違

約之事。微有虧折。使公然上訴貴大臣查辦乎。是該洋商

視條約為具文。已可概見。溫州非通商口岸。其地巡船巡

丁必少。不能加意防範。或者勢不能禁止。亦未可知。若全

歸罪於地方官。而不禁止商船販私。是何異人家被竊。因

不能禁止。反謂失物者之罪重。竊物者之罪反輕也。此理亦可想而知矣。至於英商販運豆石出口。原為條約所禁。又查條約第三十九款內載英商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卽將貨物一併入官等語。今英商由煙臺裝豆下船。及由溫州販運私鹽。未知領有關口稅單而販運乎。抑或陽奉陰違。私行裝載乎。如係私行裝載。則是英商背約營私。方且查辦之不暇。又何能照償賠補乎。粵海上海兩關不准上岸。並欲查辦。原係按約秉公辦理。本無不合之處。儻使英商運豆到粵。運鹽到滬。呈出關口憑據。雖屬例禁貨物。諒該關亦不能再行攔阻也。然彼此既經

和好。本爵亦不能因其商偷漏。卽將該地方官置之不議。
仍一面請
旨飭下登州地方官。嚴禁洋商販運豆石出口。並
飭溫州地方官嚴禁洋商到該口貿易。及私販食鹽。如有私行放
縱。立卽懲辦。決不寬貸。仍希貴大臣通飭各口領事官嚴
禁商人私往不准通商口岸貿易。並私販違禁貨物。領事
官不可徇私袒庇。故與地方官爲難。則中外可以相安。和
誼可以永爲矣。中國素以禮義爲重。本爵辦理和議。一秉
大公。中外商民視同一體。現雖身膺重寄。機務殷繁。而於
內外交涉之事。仍然照常認眞辦理。不待貴大臣詳晰指

明而始然。但願貴大臣鑒本爵實心和好之誠。事事秉公。

則兩大國友誼之情。永保勿替矣。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湖廣總督官文咨稱。探得金陵等處髮逆。現令近蘇各鎮。製造洋衣數千件。解送金陵。意欲假扮洋人。希圖冒混到處滋擾。亟應嚴密查訪。遇有髮捻假冒。即當進剿。惟恐各國商民不知底蘊。致生猜疑。希即照會住京各國公使查照辦理等語。臣等伏思該逆製造洋衣。希圖假冒洋人。如果屬實。殊於目前剿務關係非輕。當即備文照會英法兩國公使。令其幫同設法防範。旋據英國覆稱。從前有外國人私入金陵從賊當兵。已為懲辦。且

火輪船隻其價甚貴。該商深知載賊犯法。豈肯冒險受累。
況華民雖穿洋衣。一見即可認識。此患自可不慮。至法國
照覆。則稱京師去髮逆擾害之地甚遠。並無別法。祇可劄
知上海領事官。令其會同該國水師員弁。竭力設法防備
等語。臣等查該二國照覆所稱法國以劄知領事官會同
水師。竭力防備為詞。其言稍覺切實。英國則僅言其從前
懲辦從賊兵丁。而現在如何辦法。並未提及。該國人之性
情大抵如此。臣等以其言不甚可靠。業已行文知照兩江
總督湖廣總督轉行沿海各路統兵大臣。實力防範稽查。
如有形跡可疑者。即知照地方官嚴密查拏。毋稍疏虞。並

劄知總稅務司赫德一體防範以免疏虞至英國照會內
並言及內地奸商假冒外國商名設立行棧一節查此事
十一月間經兩江總督曾國藩咨稱安徽祁門縣程付碭
地方有夥商開設寶順茶號經該縣令其捐釐助餉該商
乃云係洋商開設不應捐釐而該縣並未據各處報有洋
商設棧明文等語當經臣等咨覆兩江總督令其確查並
經照會英國公使查辦是以該公使於此次照會內一併
覆及其照會內所稱內地城鎮條約內本無准外國商人
開行之條並無英商在內開行各等語是祁門寶順茶號
確係內地商人開設假託洋商以便彼賴捐項無疑臣等

現經行文兩江總督查覈辦理。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和約第四十六款。內載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等語。本爵現准兩江總督部堂曾咨稱。內地奸商設立行棧。往往假冒洋商為名。諸多弊端。請與各國明定章程。此後洋商在內地設棧置貨。必須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商。先行呈報。以杜內地商人串通冒認等情。前來。相應照會貴大臣。通飭各處領事官曉諭各商人。嗣後

如有洋商在內地設棧置貨。該商必先報明領事官。由領事官轉報海關監督。交地方官存案。以便稽查。中國定必按照條約辦理。儻不先期呈報。無論華商洋商。所有一切捐輸抽釐。均照內地章程辦理。庶幾內地奸商。不致假冒洋商為名。從中作弊。請煩貴大臣查照施行。並希照覆可也。

給英法兩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衙門准湖廣總督官咨稱。探得金陵等處髮逆。現令近蘇州各地方製造洋衣數千件。解送金陵。意圖假扮洋人。混到各處滋擾。恐各國人不知底蘊。致生猜疑。

請照會在京各國欽差。查照辦理等因前來。本爵查各國
兵丁。必無與髮逆句通往來之事。前因恐洋商接濟賊匪。
與貴大臣議准。由地方官與領事官合寫漢字洋字告示。
交各路水師兵船查驗。足見貴大臣篤念和好之意。今髮
逆製造洋衣。意圖假扮洋人。勢必影射外國船隻。在長江
一帶。乘帶兵官不及覺察。肆行搶害。本爵現經行文各省
督撫統兵大臣嚴密查辦。實力拴拏。但恐望見船隻遠來
即行轟擊。或於貴國往來船隻致有誤傷。儻俟船隻就近
始行查驗。又恐賊船偪近。猝難措手。即致暗墮髮逆計中。
除由本衙門行知長江一帶各督撫迅飭各該地方官及

各處帶兵將弁嚴密防範。毋致暗墮賊計外。相應照會貴

大臣一同設法防閑。務使外國商船與內地勦務兩無妨

礙。方為妥善。諒貴大臣深謀遠慮。必能辦理周詳。希刻即

議定。速為照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來文。內開湖廣總督咨稱賊匪

現製外國衣服。圖令伊兵偽充外國人乘船前往擾亂等

情。據本大臣訪聞此言毫不可信。甲寅乙卯等年上海縣

城為賊所占。

貴國官員亦疑此事。每有備文提及。後知係屬訛言。實乏確

擄。本大臣以為此言一漏。萬一賊人陡起是意。如法裝扮。
反為不美。故此不便剴行曉諭。再從前曾有外國人私入
金陵從賊當兵。皆為我水師員弁設法遣散。其中所有英
民俱已審辦。諒貴親王亦所洞悉。復來未聞英民敢當賊
兵。若謂商船渡賊。上江之船。俱係火輪船隻。其價甚貴。該
商深知渡賊。實犯官民相爭不准相幫之例。一經查出大
江執照。立刻撤銷。試問該商豈肯冒險而受此虧乎。且華
民雖穿外國衣裳。一見即可識認。竊思此害自可不慮。再
准貴親王來文內開兩江總督曾咨稱內地奸商假借外
國商名。開立行棧期免抽釐等項一節。此事曾大人所指

何處而言。本大臣實難分晓。若論內地城鎮。則約內本無外商進內開行之條。若論各口。則地方官易將某行是否洋商所立。向該國領事官一詢便知。本大臣之見。此等情弊原無英商在內。合俟曾大人詳加確查轉咨以便查辦為幸。為此照覆。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現經湖廣總督官咨稱探得金陵髮逆現令蘇州等處製造洋衣數千件。意圖假扮洋人肆行擾害等語。茲貴親王知照本大臣一同設法等因前來。本大臣查現住京師。去髮逆擾害之地甚遠。並

無別法。只可備文將貴親王來文之意。詳細劄知本國住紮上海領事官。令其會同本國水師將弁。竭力設法。防備髮逆盜用本國旗號。及同該逆私相往來之西洋人。盜用我大法國旗號。惟現因本國水師帶兵官。甚難時時派船前赴長江巡查。本大臣思如有本國旗號船隻在長江一帶往來。

貴國兵弁若有疑惑。即可令其停止查驗。有無領事官所給准赴長江貿易執照。並指明前往何口執照。此皆按照和約章程辦理。儻無以上執照。即係不遵定章。

貴國官弁即可將該船及所有西洋人送上海交該國領事

官究辦。但此事本大臣實無別法可善於斯。故特照覆貴
親王請煩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面遞說帖。
內稱天津各國兵丁。聞明年一律撤退。洋商以津郡空虛。
擬提捐釐金。招募廣勇。以為保護洋行之計。但恐廣勇難
於駕馭。易生事端。不如令洋商募本地勇以自衛。且津郡
營兵不多。擬請挑選京兵赴津。會同外國帶兵官操練。以
資保衛等語。其時甯波尚未失守。臣等以廣勇萬不可用。
洋商提釐。亦係得之傳聞。正在籌辦。復據該大臣稟稱承
准字寄奉

上諭。浙江甯波失守。沿海各省亦不可不防等因欽此。因統籌天津全局。擬欲照僧格林沁前在津時章程辦理。兵足而費鉅。又擬將本地兵勇各挑選數百名。並抹派京兵二百名。與外國武職逐日教演。月餉不過數千金。兵單而費輕等語。臣等公同酌議。擬當洋商未雇廣勇之先。亟圖訓練兵勇。以為防津城之法。如訓練果能得力。則洋商雇廣勇之說。可以不禁而自止。即將來提出釐捐。亦可作為練兵之費。惟查該大臣所請調回征兵。仍照舊章辦理。費實浩繁。斷難照辦。若挑選津兵。添募壯勇。並派京兵二百名。會同外國教練一節。需餉較輕。尚屬可行。除挑練津兵。添募壯

駒。已由臣等函屬該大臣先行妥酌舉辦外。其抹派京兵與外國教演一節。臣等查前因俄國請教演槍礮。奏請派兵赴恰克圖演習。已據庫倫辦事大臣奏毫無實益。據此則英法教演得力與否亦未可定。惟前據英國副使威妥瑪稱天津練兵。天津地方緊要。亦宜一律操演。如欲講求外國兵法。英國可以教演等語。是此事雖難必其實有裨益。但該使既有此語。未便沒其微忱。況外國每以中國防守之法。未能周密為詞。若必力為拒絕。該使等更有所藉口。如將來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雇募廣勇之心。並可收畿輔屏藩之效。且即此查看外國營伍虛實。於事亦屬有

神。萬一毫無實際。則仍以內地之法自行訓練。該使亦不
致饒舌。如蒙
俞允。卽由臣等行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盡心遵辦。並飭趕將揀
派京兵赴津訓練章程妥為酌定。後再由臣等妥議具奏。
御批依議。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總稅務司赫德在京。
臣等曾與言及中國剿賊情形。皆由器械不利。以故不能
取勝。欲向外國購買船礮等物。又苦此項經費無出。當經
赫德面稱俟到上海。與江蘇巡撫薛煥相商。旋據赫德於
抵滬後申呈前來。內稱已與薛煥面商。據薛煥稱如須八

十萬兩尚不難於籌撥若由總理衙門行文分派各海關各籌銀若干兩備用江海一關總可抽出二十萬兩以便聚辦購買船礮等物等語當經臣等於十一月初七日函致薛煥詢其是否實有此論即行查明確切聲覆以便趕緊辦理此信發後已閱兩月尚未據函覆不知前次赫德呈內所稱究竟是否可辦現在浙江寧波杭州兩府相繼失陷賊勢日張難保不更思竄出窮洋為縱橫海上之計臣等伏思目前要務不特沿海未經賊擾之口必須力加防範而尤以趕緊堵住寧波一口不使其乘機竄出庶於沿海各口可免窺伺之處應請

飭下江蘇巡撫迅速籌款雇覓外國火輪船隻選派將弁駛出外
洋堵截寧波口外以防賊匪竄逸並令廣東福建各督撫
一體購覓輪船會同堵截勿令該逆一名竄出致滋擾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浙江寧波杭州兩
府相繼失守賊勢甚張難保不竄出寧波為縱橫海上之計請
飭江蘇巡撫迅速籌款雇覓外國火輪船隻選派將弁駛出外
洋堵截寧波口外以防賊竄並令廣東福建各督撫一體購覓
輪船會同堵截等語逆匪竄擾杭州寧波等府沿海各口必須
加意防範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稅務司赫德申呈函致
薛煥酌量購買外國船礮等物兩月以來未據函覆刻下寧波

一切防堵最關緊要。著薛煥將前次購買外國船礮寄諭。及總理衙門所寄信函。迅即轉致勞崇光耆齡慶端瑞璸等會商。籌出款項。一體雇覓輪船。派委得力員弁。挑選內地兵勇。駛赴寧波海口合力堵勦。轉瞬春水盛生。防務萬分喫緊。該督撫等當妥速辦理。毋得藉端推諉。貽誤事機。

庚辰。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自浙省寧波府城被賊占據。上海等處地方頗為震動。迨聞杭城失守。人心更覺驚惶。臣竭力撫綏。申嚴守禦。正在督率文武各員。並會同團練大臣周密布置。間據補用道候補知府吳雲。候補直隸州知州應寶時面稟。有江浙紳士公議借調英法二國之兵助

勳。懇臣代為具奏。臣以前經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
年十二月十四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見
廟謨深遠。無日不拳拳服膺。謹將流弊滋多。飭令該員等轉致各
紳士。詳慎審度。未可冒昧舉行。旋有江蘇前詹事府詹事
殷兆鏞浙江翰林院編修徐申錫等具呈到臣。內稱逆匪
有一得杭州卽圖上海之說。亟應備豫不虞。日前英國參
贊巴夏禮屢與紳士接見。該紳等邀其調兵協助官軍。保
守上海。克復寧波。及江寧蘇州等處。巴夏禮深識大體。
亦以賊氛肆毒為恨。惟云事關中國大計。必得據實陳奏。

巴夏禮亦可一面稟商該國住京使臣。以使趕緊議辦。是

以偕同商民人等環求具奏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會商英法二國使臣撥兵會合進勦。以埽羣醜

而靖東南等語。臣面見該紳等復加剴切開導。深以後患

為慮。而該紳等皆謂大局安危繫此一舉。下情若不上達。

無以安定人心。臣以此事關係重大。所呈是否可行。劄飭

署蘇藩司蘇松太道吳煦。臬司湯雲松。督同吳雲。應寶

時。博採衆論迅速覈議具詳去後。茲據該司道等覆稱。粵

逆蔓延江浙。蠢偏東南。近復竄踞甯紹。攻陷浙江省城。賊

勢猖獗異常。卽圖窺伺上海。巴夏禮與江浙紳士議論賊

情。商及撥兵助勦。官紳商民。詢謀僉同。似應俯順輿情詳
請據呈具奏。並據溫葆深等致臣一函。迫切籲請前來。臣
查逆匪既得逞志於杭。必將甘心於滬。惟當激勵將士。督
率軍民。矢志同仇。殲除兇逆。並飛咨督臣曾國藩迅速派
兵前來會同勦辦。惟現在臣與署提臣曾秉忠所部水陸
各軍。分防松江上海金山奉賢寶山各路要隘二三十處。
實有防多兵少之虞。而該逆數十萬之眾。出敵方張。必須
厚集兵力。以操制勝之權。該紳等所請借兵助勦。亦屬萬
不得已之計。伏讀
密諭中有若肯受雇助勦。祇可令華英兩商自行經理。於大局或

可有利無弊。本當欽遵試行。惟該紳等以巴夏禮必欲候臣奏

明後。粟商該國使臣議辦。似該國用兵事宜。必由全權大

臣為政。非華夷兩商所得與聞。督臣曾國藩遠在安慶。未

得面商可否。既據司道等與兩省紳士合詞籲請具奏。臣

不敢壅於

上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江浙紳士呈請借調英法兩國兵

眾勦賊。據情代奏。並將該紳等公稟信函呈覽。據稱逆匪有一

得杭州。即圖上海之說。亟應早為豫備。而英國巴夏禮與該紳

等論及賊情。頗以為恨。因請該撫陳奏。飭下總理衙門會商英

法兩國使臣撥兵合剿各等語。逆匪竄陷杭城。上海一隅。久為垂涎之地。該紳士等因有借助英法兩國兵衆合剿之請。第上年本有借兵剿賊之議。惟威妥瑪在京。前經恭親王等面商威妥瑪。有借兵剿賊。克復城池。即行占踞。係外國向章之語。雖其言未必盡確。而其不肯誠心相助亦可概見。因奏請停止。現在該紳等既與巴夏禮議及。自必深悉其情。本日已飭總理衙門與英法在京使臣妥為籌商。但該使臣未必遽能順應。而英法向以商人為重。並畏百姓。著薛煥密飭該紳等多集華商百姓剴切開導洋商。令其轉求巴夏禮。以洋商貨物在滬。須撥兵助剿。殄除粵匪。方足以資保護。且不獨商民均有利益。即各省海

口百姓。知外國以義氣為重。將來亦均不致與洋人為難。如此設詞。或巴夏禮卽允為相助。亦未可知。惟事關借助外國兵衆。旣未能操縱自我。尤當防患未萌。該紳等所稱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自係確有所見。且與巴夏禮亦有成說。儻僅以索謝等事為請。則尚可權許以救目前之急。如其占踞地方。句結逆匪。阻撓官兵進勦。則當深思熟慮。力持大體。不可稍涉遷就。除飭令總理衙門竭力商辦以順輿情外。並著薛煥督飭該紳等酌量辦理。毋稍拘泥。毋涉大意。昨諭購買輪船槍礮堵勦賊匪。與此事並行不悖。仍著迅速購買應用。藉挽大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